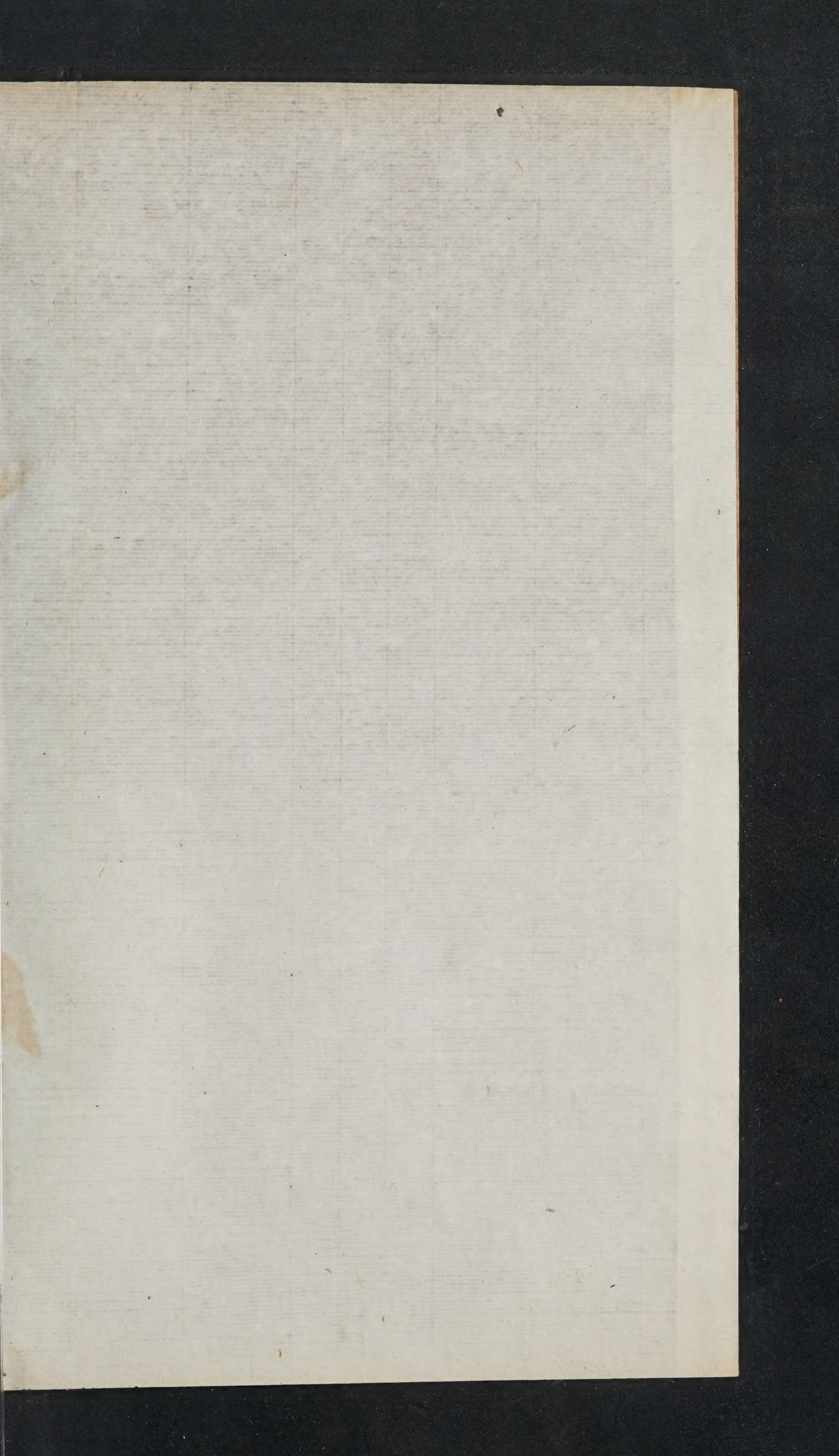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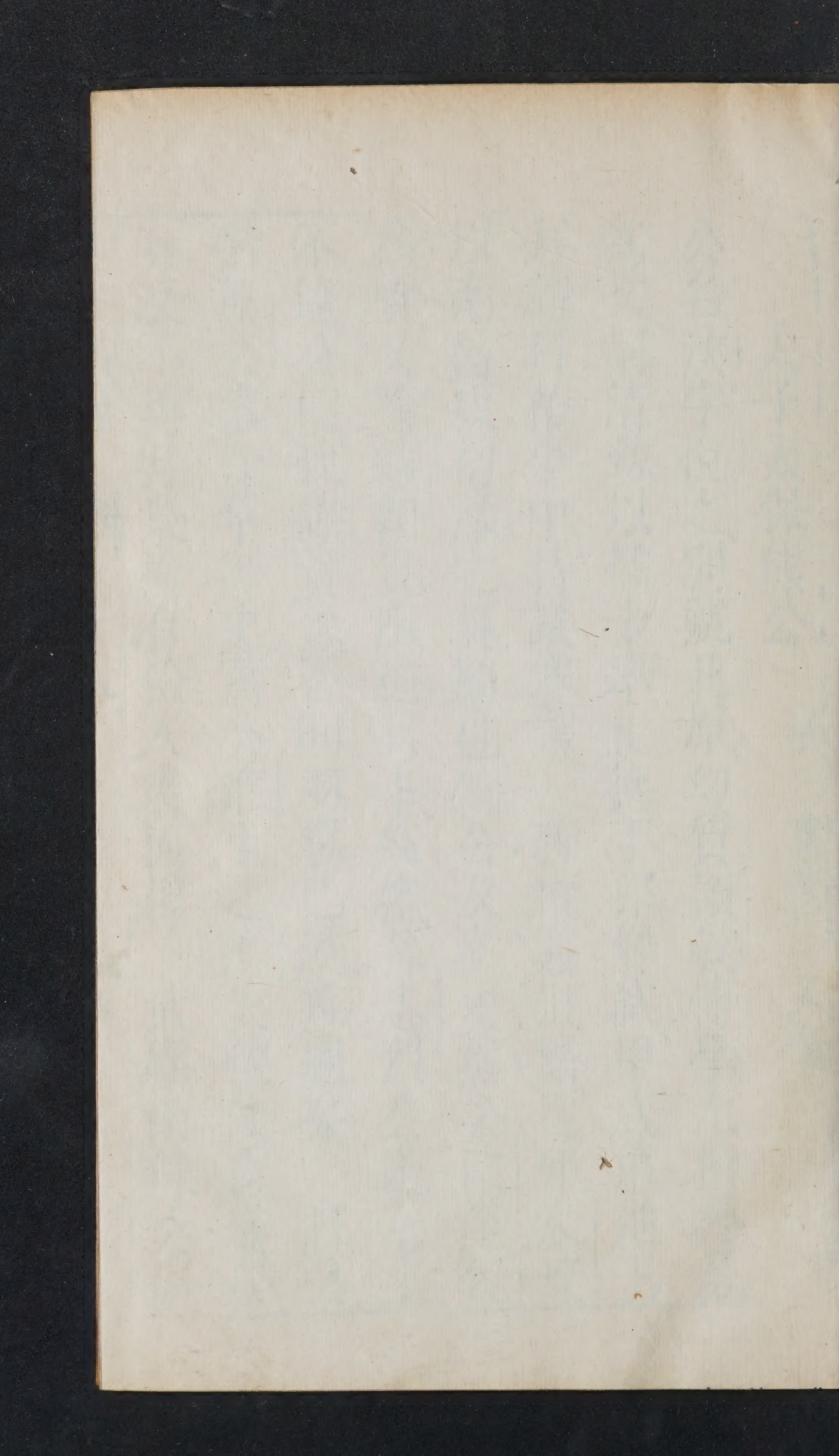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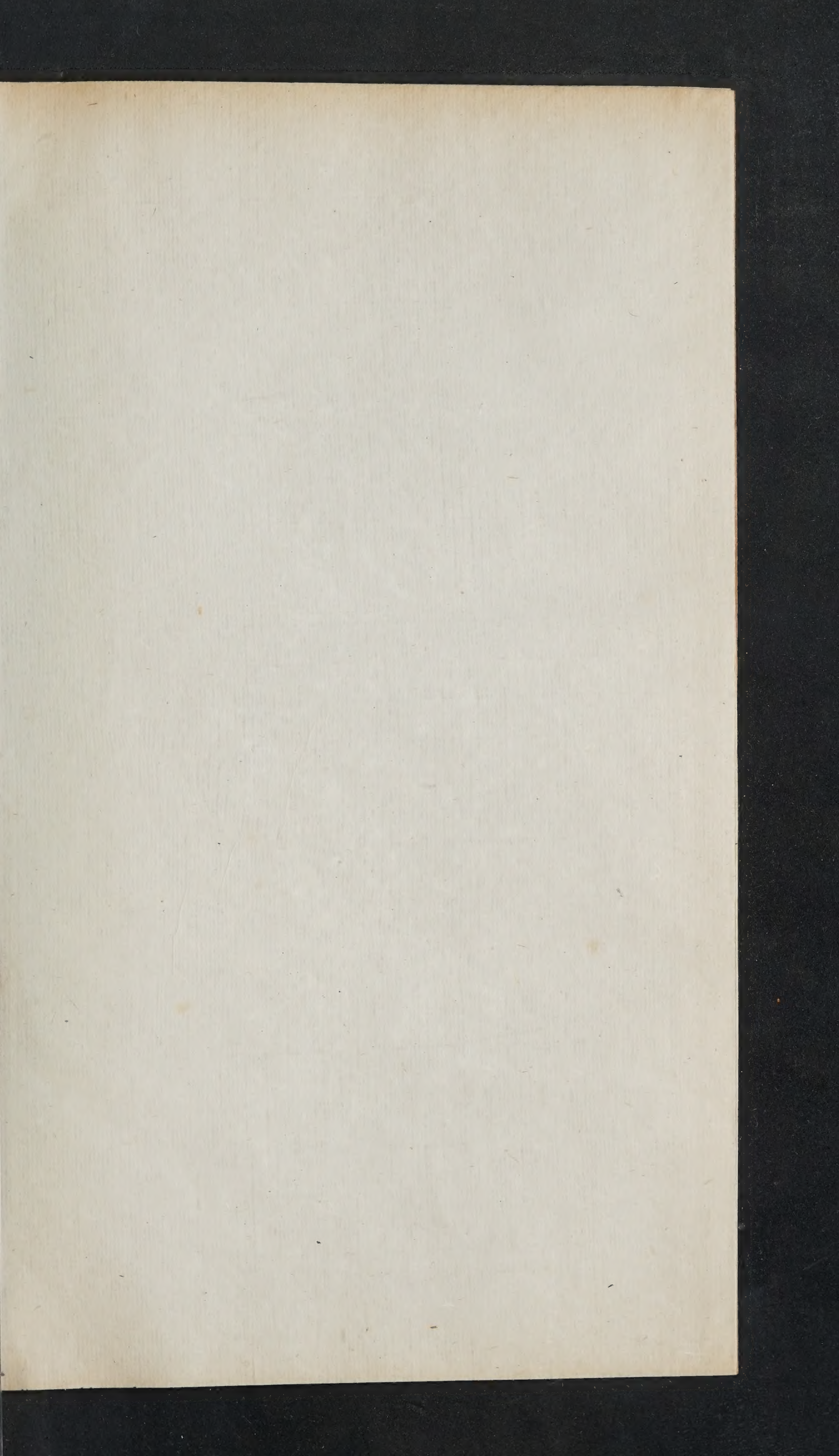








太子太保熊公　　郭　康陵　承陵

公名浹字悅之別號北原幼質頴敏博學尤精於易爲文詞清勁以儒士舉正德丁卯鄉試甲戌第進士拜禮科給事中持議謇諤一時權姦沮懾己卯宸濠以南昌叛初濠之異圖也錮公及御史熊公蘭至韜爲質又陰結朝貴阻絶封事巡撫孫忠烈公疏七上不達公曰伐謀貴豫否則羽翼已就難圖矣一日公偕熊公寄援草御史蕭公淮上之濠大懼洩露遂發兵反不再月果擒有憸人者因導　武廟南狩公倡

朝臣累月伏諫不已奉 命查核松潘邊餉總兵某
者估勢侵冒動以萬計公廉實狀聞寘之法壬午
詔討求追崇典禮朝論準治平間安懿故事公在蜀
聞之抗疏論 今上承統御天弗緣所後而禮濮國
不得考於宋英今獻皇豈濮國比哉反覆以倫理天
性辯之遂與輔臣牴牾出補河南右參議至則起瘵
招逋弭訟時部境寇作公曰安得以職守分彼此耶
即勒兵捕之會外艱歸丁亥 召修明倫大典公乞
終制次年大獄明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偕嘉魚李

公講求振刷、臺憲一新、明年、陞右副都御史、大典

成轉左副、又明年、轉右都御史掌院事、七閱月、有人

命獄成於緹衛羅織者、 勑下法司會鞫、衆依違、公

獨奮筆曰、殺人以媚人、弗爲也、力白其枉、旣重忤中

貴、而忌公者因摘之、遂罷免、己亥、 駕謁 山陵、御

行殿、召近直、追論舊臣、 上曰、淶老成、諭吏部起用、

尋陞南京禮部尚書、句曲人王某者、疏欲表揚朱家

巷以崇 國姓、公曰、天親不可以人爲、今日久跡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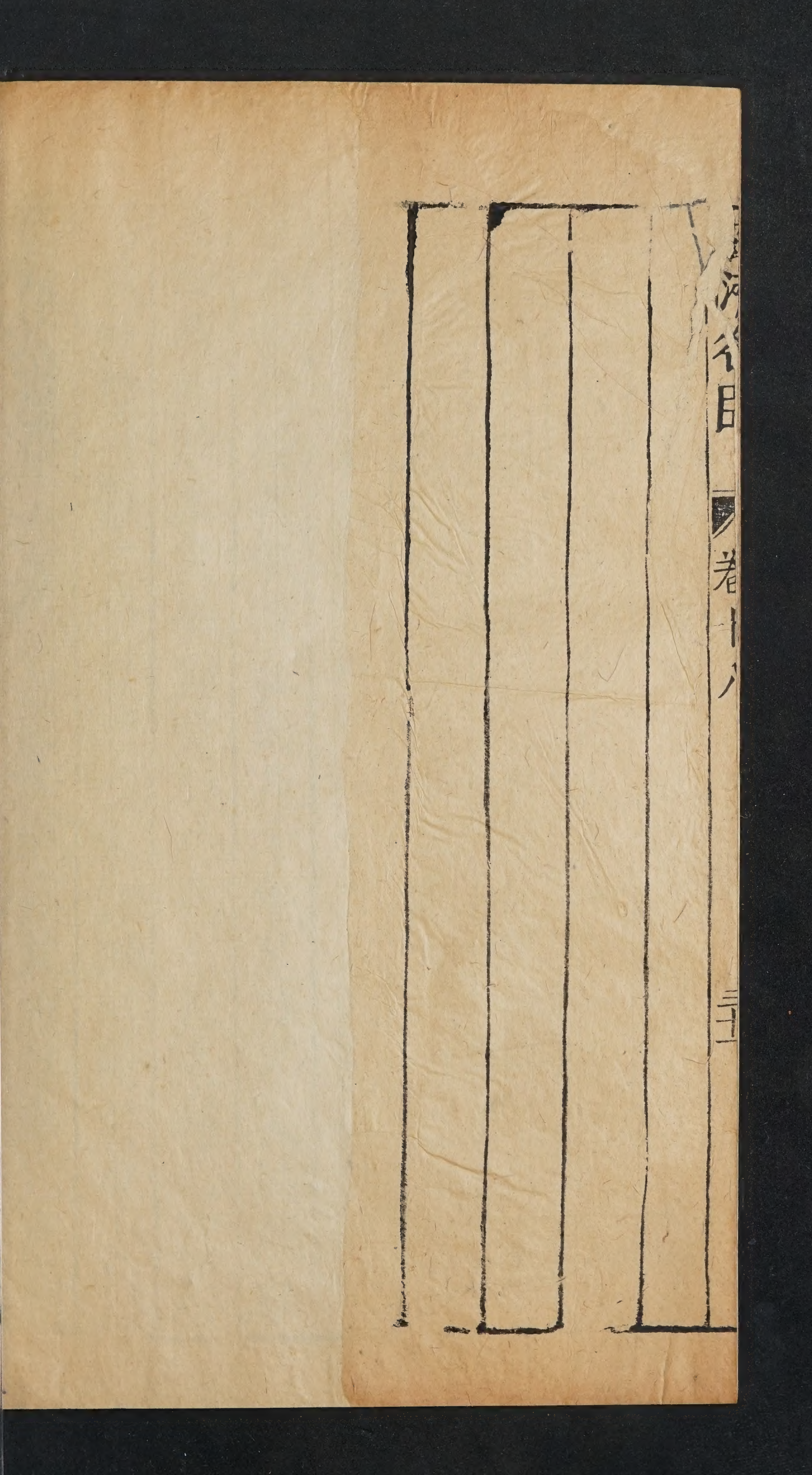
渺牽合、非禮也、遂寢其議、廷論韙之、庚子、改南京兵

部尚書、參贊機務、考核軍政、去留當材品、人服其公、又奏減龍江淺舡餘丁幇甲若干、以甦困卒、又禁和買、罷諸苛法、留都軍民倚重焉、癸卯、 召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掌院事、公愼差遣、無遠近勞逸、一揆於才力、曰、紀綱之地、將以糾正官邪、而先自枉可乎、衆志遂定、有巡關者、聞警報、託疾自逸、公遣首領促之、竟無敢逾宿、按歷有擅威福甚者、必貽書令省改、嘗辯官民寃牘、剖成案、未嘗爲勢屈、甲辰、改吏部尚書、公曰、太宰、天下所與取平者、吾安敢臆決耶、凡在

敘無小大流品日與少宰安福王公華亭徐公及司
屬之賢者共焉每每注選必語所司曰此缺相宜否
如否雖十易之何害尤獎拔寒畯惟恐其墮落臺官
自嘉靖初部使者舉刺漸廣公曰非制也其敝有司
炫威市恩不免矣請凡中差論列苟非其專職無濫
及遂著爲令公在部院京察二外察一皆蒞以公嚴
京察惟黜其行誼尤無良者有直道被誣者公必辯
救之凡遇姦人傾陷善類公皆昌言正色諍而全之
衆皆悚服公宰銓逾月　上優以弼臣之遇凡朔望

拜　朝東遣祭先師帝王社稷皆預焉、乙巳公滿考
六年、加太子太保、毋萬太夫人年九十、公乞終養、
上溫旨勉留、　詔有司以粟帛存問曠典也、公自是
殫竭忠盡於國體公議、無弗侃侃者、八月、疏斥亂道
之妄、忤　旨、公惶恐待罪、至十二月、固乞休、遂遣官
校械繫以歸、執坁役在田凡十年、足跡不入城府、每
見邸報、知時事災異、輒憂形於色、尤以未報　國恩
爲恨、每厭術數之學、好觀程朱語録、體驗於身心、以
是臨大政、決大疑、確有原本、蓋以抗直任事、以惠利

救時公識其大矣



尚書胡公　事　永陵　昭陵　今上

公名松，字汝茂，幼即嗜學，家窘無所得異籍，則傍借抄讀，更輯古名臣奏疏諦觀之，喟然嘆曰：經理天下者，不當如是耶？其志向已槩見於此云。嘉靖戊子領鄉薦，己丑成進士，授東平知州，秩滿，遷南京兵部員外郎，改禮部祠祭司，進郎中，陞湖廣參議，山西督學副使，進參政，以言事指斥權貴得罪，家居者十餘年。後用言者薦，再起，公為陝西參政，尋轉浙江按察使，進右布政使，轉江西左，遂擢公為右副都御史，巡撫

江西陞兵部左侍郎、改吏部、陞南京兵部尚書、尋以
吏部尚書召入、方其爲州時、州有巨豪劇寇、前守累
不能收捕、設法擒殪之、民有訟、必先諭之以理、不得
已方置於法、故民莫不愛公之惠、而畏公之威、至搆
祠祀公、其在留都時、以部員冗職、稍有餘暇、即聚經
史求微詞奧旨、參稽考互、必浹洽曉暢而後已、且曰
爲學如儲積、既多、水旱盜賊、應用將不竭矣、及在湖
藩、職粮餉、値湖北叛苗鎭筸之變、公紆籌策、親履行
陣、遂致蕩平、捷聞、特　降璽書慰勞、且有白金綵幣

之賜秋闈試士以公爲提調而是科得士爲多其教
學山西時公乃樹風聲明經術將以儲實材爲天下
用而士類亦彬彬然嚮風矣會虜酋入南地抄掠民
倉卒奔避太原太原城堅閉弗納公憤然曰是非我
赤子耶若何弗納弗納其奚用守爲守將懼遽納民
民賴以全活甚衆於是公遂上疏曰虜之敢干深入
者以邊將暗懦失於先機故也賞罰不得當功罪不
時審奸豪潛入虜地爲嚮道而莫之察帥臣隱挫衂
冐以捷聞而弗之究則備禦何由嚴而虜安得不深

入竊為國家憂之謹上便宜十二事曰懲苟玩曰堅障堠曰懷携貳曰蓄孳牧曰慎任使曰利器具曰廣間諜曰清耗蠹曰嚴備禦曰核屯戍曰預積貯曰撫傷痍亹亹數千言皆切中邊計要害 上可其奏即擢公參政協守鴈關蓋知公可大用也公文臣也一旦起言邊事人固忌之而疏中語頗侵當時用事者以故得罪去公家居築娛老堂奉二親別構尚友堂聚天下諸書讀之又曰是文耳曷若偕一二同志遊東南歷覽形勝當有脫悟處也時公同年友羅君洪

先唐君順之亦以言事廢二公並有志學古者與入
宜興山中盤桓究解而公之神已脫然超上乘矣當
是時言者以邊才薦公乃起公陝西駐平京乃條數
十百事若嚴保甲均賦稅選伉健置常平大都可爲
經久計者其在浙將吏多骩軍食傳峙公案發之贓
巨萬人心肅然其撫江西適流賊豕突殺長吏公受
命即率浙兵千餘人倍道出賊不意悉殲之因議曰
豫章爲閩廣下流當受其衝莫若於要地增置城濠
屯戍守先事而待之復減租稅理寃獄舉賢良黜貪

墨民得藉息乃立石頌德焉始廣西賊帥張璉者黠慧獷猂為諸酋最其巢穴連諸洞寨驅羣蠻時出寇掠邊郡苦之諸路討之數歲不能克至是悉平蓋公之功居多云公勳隆望重不數遷即為太宰公固將獎恬退抑躁進擢用才儁以報稱德意而一旦遘疾不起矣公於書靡所不讀然得其精意大義皆可見之施行故事起輒應不假旁求探索如武庫之儲百器畢具唯其所用至其所為文出入班馬其大旨本之程朱其體格則嚴而峻斯本深末茂者乎有奏疏

書記傳志詩文若干卷行于世

尚書鄭端簡公　事　永陵

公名曉字窒甫別號淡泉其先開封人遠祖從宋高宗南渡始家鹽官遵化訓導吾核公季子其母費夫人也公少有異質年甫十歲吾核公授之經傳即能通經傳復授以子史即能讀子史吾核公數指古今人賢不肖事誡之曰汝他日當爲此不得爲彼故公自少至老毅然必欲爲君子不以毀譽利害貳其心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高等學士中峰董先生力薦之政府政府亦知公名公竟不一

謁政府尋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强弱之數大司馬磬溪金公屬撰次九邊圖誌三十卷人爭借其草錄之甲申以議大禮杖　闕下乙酉大同卒殺其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請宥之公抗疏以爲不可不報丁毋憂服除補武選尋丁父憂去家居者又八年會　世宗皇帝特詔起廢時許文簡爲太宰調公考功逾年始至至則分考辛丑會試轉郎中巡按御史有所論劾不當者公勘得其實反謫御史夏貴溪能相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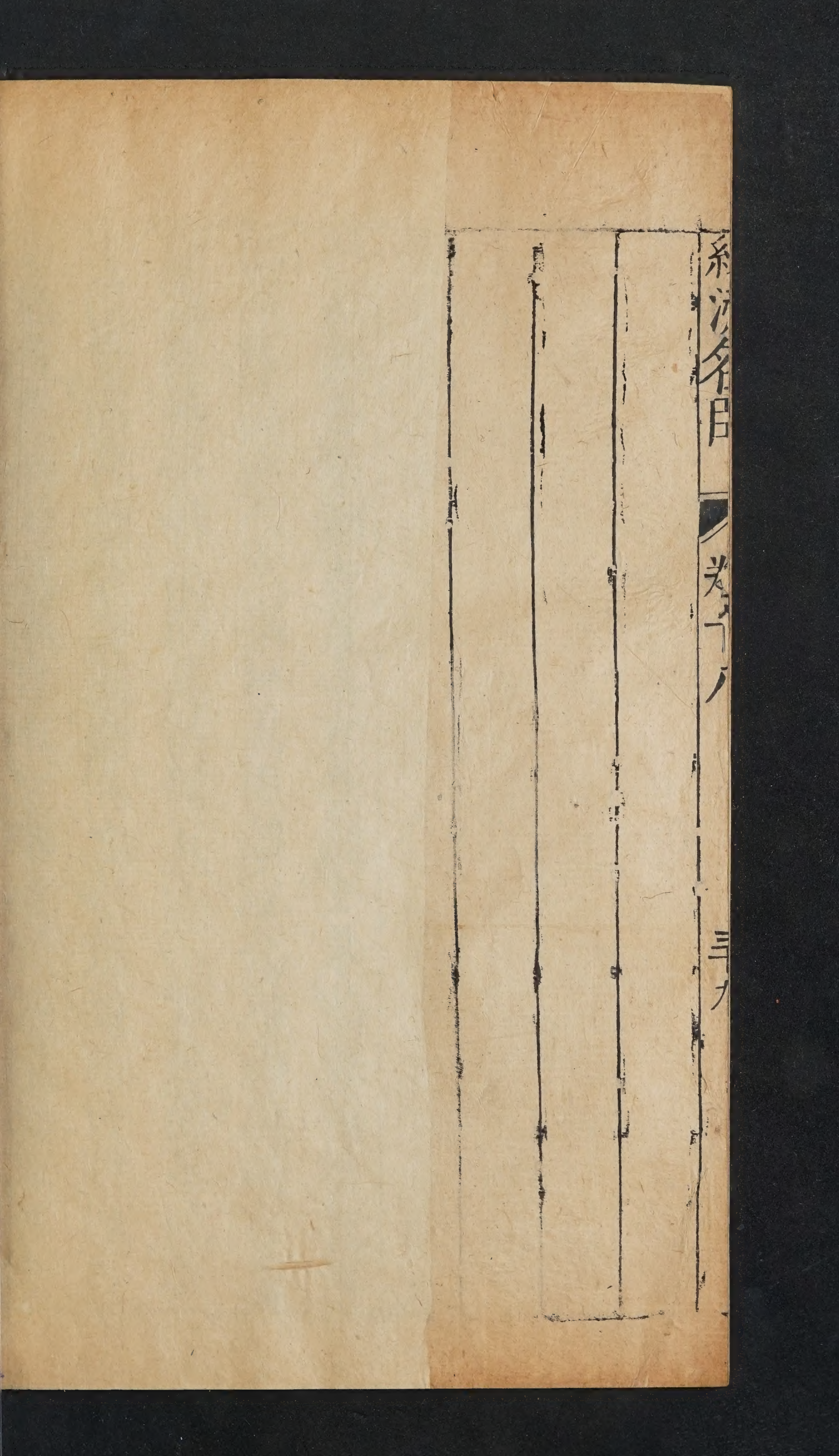
諸考察臺諫分宜意在去異己者公更黜其所厚者若干人癸卯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公謂非故事不聽分宜益怒密疏公抗 上市恩 詔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遷尚寶司丞矣公至和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欲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丞丙午遷南考功郎中尋遷南尚寶卿歷南太僕少卿鴻臚光祿太常卿癸丑遷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兼僉都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爲梗上下憂之公至鎮勵將士選民兵集鹽塲之

壯勇禦之於通泰、襲之於如皋、擊之於海門、擣之於呂泗、圍之於狼山、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無後期者、又築三里閘以通漕渠、開湖櫃以興水利、淮以南迄今無水患、分宜故銜公、僅擬賚予加俸、公素以文學聞海內、又癯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以武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乙卯遷吏部左侍郎、尋遷南京吏部尚書、未發 世宗以公知兵、 特旨留為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奏罷諸軍之役於工作者、衆咸感奮、戊午改刑部尚書、會大

司馬虞坡楊公總督宣大公奉 命兼掌兵部事時議謂宣大重鎮欲留楊公久鎮北門公上疏謂楊公還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而戰守之事咸飭所可恃以無恐寧獨宣大爾邪 世宗皇帝雅重楊公且重公議乃 詔楊還本兵公還刑部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一制既又謂王直于法必當誅留都亂卒于漸不可長劾分宜張翀董傳策吳時來不可罪諫立儲郭希賢不可殺薊鎮閫廣提督憲臣王忬阮鶚慎事之失不必深求咸與分

宜議不合時御史鄭存仁者善揣時宰意妄以職掌奏公公具疏述故事甚悉分宜不能奪乃從中搆之遂忤 旨 詔曰鄭曉執法終是自尊乃落職還公家居角巾布衣數攜一童子訪故所識與論桑麻晴雨或時共飯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爲名卿性儉朴尤審於辭受所居絶去紛華松窗竹几蒲茵練帷蕭然如山僧焉丙寅秋病卒子履淳等訟公受誣事于 朝詔復公官 穆宗改元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端簡廕一子入監讀書淳舉嘉靖壬戌進

士歴尚寳丞準以廕官南京都察院照磨公爲學雖
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説義利之辨咸能剖析精微直
窺堂奧華亭徐公謂其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剛
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馬周陸宣公抗衡眞知言也
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集諸經解行於世



太子少保李敏肅公　事永陵　昭陵　今上

公名世達字子成號漸菴晚更號廓菴關中涇陽人生而穎異日誦千言自其髫年即具博大之器卓犖之識一時薦紳先生咸器之年十二督學使者殷公置高等補博士弟子員尋爲方伯楊恪愍公所知諸所崇禮備至西安守石州胡公甫下車見而奇之與爲忘年之交當是時已瑩精大道孔孟根宗伊周事業日在寤寐中嘗夢謁　高皇帝帝授明珠一命曰善自珍之異日當爲國寶也年十九登嘉靖壬子賢

書、丙辰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癸亥、調吏部考功司主事、已調文選、以養病歸、隆慶改元、起陞稽勳員外郎、未幾、調考功、戊辰、陞本司郎中、調文選、丁會大父憂、三年、起陞謄黃通政、給假回、起陞南太僕卿、今　上改元、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戊寅、以原官巡撫浙江、旋告病、復以原官起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甲申、陞南兵部右侍郎、改戶部、是歲、陞吏部左侍郎、丙戌、陞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召為刑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

掌院事壬辰以六年滿加太子少保癸巳乞骸骨請

奉　旨馳驛養病己亥卒年六十有七訃聞　上震

悼久之　賜諭祭謚敏肅始公在戸部監兌湖湘旦

暮竭心計佐度支之急前後入銓司佐黜陟品藻人

羣百不失一會大計當事者拱手聽裁卽見斥者無

不心服以去時徐文貞公在柄地而秉銓者爲嚴文

靖公公與陸莊簡公同爲司屬得以摻揚側陋薦進

之往往從田間躋華膴列卿貳銓局之公流聞宇内

前後所未有也其開府山東議班操蠲積逋減馬價

著爲絜令時蔣大爵范儒以明經舉安廷璞李遐齡以知印擢楊果趙蛟以都吏進而白東阿朱萊陽一桂吏議又力昭雪之不以身格爲軒輕也膠河議起公身履其地相土宜權經費所爲條析利害甚具東土不至勞民傷財爲大役累公之功多矣戊寅改撫浙江不數月公疏辭疾引退者八年起督漕河僉寳應湖險惡歲漂舳艫無筭爲　請開越河殺水勢列五款以上綱領節目犂然畢具朞年而竣比原估料[illegible]省費一萬有奇晉南太宰與剛峰海公意氣相期

擔荷國事所甄叙羣品如燭眉睫大察汰遣數百人
下逮輿臺無不悅服者入為大司寇章數十上無非
平允詳慎務廣 上好生之德時 上惡邊臣僞增
首功怒至不可解公劑于輕重之間以定厥罪而比
附重辟執不奉 詔卒出其人于必死之地眞回天
力也會容遣廠校偵部事公慮弊實不可長屢疏明
非體乞亟罷去 上改容謝乃已權璫憑藉威靈勢
張甚在事諸臣莫敢誰何公具疏先革其禁近供事
徐正罪以杜禍源是又發宮闈所未發之奸而開廷

臣所不敢開之口已御史職雄俊所抨擊無與抗者徃臺長不甚有所甄别公謂吏治日衰民生寡遂皆職此之繇乃舉回道考察例行之斥韓介劉瑜黃正色輩五六人臺中始悚然改觀易慮壹以奉公爲急且申明憲典傳布天下俾撫巡無得以問餽相加遺所薦下吏亦無得執贄及門違者論如法于時道路風清苞苴弊絶嗚呼盛矣公正以禔躬忠以徇國不難以一人排羣議觸忌諱侃侃然貞而不激逼而不隨宏而不踈細而不恌獨斷于是非雜遝之中抗色

于傾側危疑之際國事旣濟身名亦全誠可謂臣
主相遭千載一時也詳見奏議八卷
焦弱侯論曰孔孟論學莫急於知人蘇子瞻乃謂蕭
何知韓信非有術而可學何其謬也李公胸懷洞達
無所不茹納卽窮鄉下吏片長寸善或舉以告公無
不知者此豈得之性哉呂聖功爲相於四方替罷謁
見者必問地方人才客去隨疏於籍故朝廷索才如
取之橐然譬之良工構室棟梁榱桷小大畢獲誠儲
之素也余見公數臣册人才臧否良楛種種皆具惜

夫未正冢卿之位而公去然其及於世者亦豈微也
哉公公忠體國得大體雖其不悅者亦無所傷云

尚書陸莊簡公

享 永陵 昭陵 今上

公名光祖字與繩別號五臺浙之平湖人性岐嶷不凡四歲讀毛詩成誦八歲從其父游道遇客語安南事公曰是必克夫以 聖天子聲罪討小夷如振槁然何煩兵甲客奇公言嘉靖丁酉年十七與父同舉鄉試又十年丁未成進士授濬縣令濬故額五十里邑疲耗不能役公請裁其十里以寬民力當路不可公持益力良久卒如公請秋潦傷稼公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却其牘公自爲疏上之辭甚懇 天子惻

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能難也邑多
輕俠爲盜橐公把其宿負編之伍而討以軍令咸請
盡力爲耳目盜發輙得獨鉅盜李以平蓄異志不悛
乘公入覲嘯萑苻中爲變公歸授計立擒之邑太學
生盧柟富而才先後令皆與相昵後令至柟爲具享
令令不時至柟拒戶嫚駡令恚中柟麗大辟坐繫十
三年有司以其高貲莫敢釋公抵任立出之柟爲謝
公曰我仲三尺爾竟不與見陶仲文以方技得奇寵
勢張甚邑有李樂爲其私人橫行里中公捕置諸法

竹文卷　命祠部郎、故出魏郊爲榮地、公不爲彩樹、
南亦莫能中公、內鄉王占長垣民田爲業、民訟諸臺、
長安令嚖喈不能剖、臺以屬公勘、果民產、立歸長垣
民、庚戌虜闌入、墓尚書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塞垣、公
持不可、錦劾公撓軍興、　上置不問、公復請出錢戝
更、三輔民賴公皆免發、太僕馬少、無以資戰士、下諸
邑買補、馬價騰貴、公故緩之、馬益集、所省緡錢、比他
邑殆半、令濬四年、課高第、宗人緹綺帥煩緣　上寵、
以要樞引公、公不應、得南祠部郎、秩滿之京、相嚴嵩

稔公名語人曰陸君聽我符卿可得也公不往會給事吳時來劾嵩公與時來善嵩憾之欲以考功法中公南冢宰王用賓力救得免遂以母病乞歸遭母喪廬居服闋值嵩罷起祠部郎尋轉儀曹侃侃持正論守陵宦官張方進甘露請恩公却之縣令吳府上方藥欲邀寵公召至邸責曰若儒起而技幸哉官以為榮也進以技何榮之有府悔稱疾去景寧王入京自陳設醮祝釐有司遷維垣等毀牌位不道上怒甚公言王擅離國違　祖禁宜有所懲艾他萋菲語不

足聽、上從公議 今上生裕邸、公請告 廟受
官賀、疏入、留中、有頃、 賜聖母寶鏹、中外翕然謂公
有卓識若此、癸亥、調司封郎、已轉文選、公雅有人倫
鑑、知天下士高下甚悉、至是佐太宰語、對如流、黑白
分明、乙丑佐計、汰黜惟允、不爲權勢假、而又憐才持
大體、如蒲坂王公崇古、仁和張公瀚、嘉魚方公逢時、
曲周王公一鶚、肥鄉張公學顏、皆掛人齒頰、公力爭
之、謂此皆大度士、可濟緩急、奈何以蜚語挫抑、王公
等得無恙、其後皆躋九卿、以邊疆績著、淳安令海公

璫爲上官所排公力明其志節得授戶部主事侍郎宋公衡以才地自負南司空缺公首推衡衡方在列色變曰陸君南我耶已公升奉常典屬國宋蹴孫御史論公恣横内璫王本仁申宿憾從中搆得　旨罷免居數年今　上登極言者謂公不宜久廢起佐南冏政歴遷廷尉以外艱歸丁丑起歴兩京廷尉晉少司空初公與大學士張公居正同年厚善及張公在政府公引誼規諷甚悉已張公承父諱奉　旨不服憂公遺書開諭已讁言官又遺書止之張公不納然

未有以傷及論改折事，公固請輕折，張公變色曰：公
爲豪地耶？公曰：我爲菜色民爾，寧知豪？夫身忝大臣，
而民隱默不聞，非夫也。張公語塞。南御史張一鯤承
旨論公，公復罷。張公卒，起南少司馬，尋轉少冢宰。時
諸後進皆文致江陵罪以逢當路，公獨謂江陵府權，
非弄權也，且擁扈綢繆，其功亦安可泯？衆惡其異，出
遷南司空，力請歸。又三年，起南司寇。時南都諸要官
爭主獄，公謂獄法司制也，持不動。主事劉以漁不受
囑，爲御史劾，公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

無寃民、而奈何枉其屬哉、事竟白、已改南太宰、先後與大臣列巨璫張鯨不法狀、蒙 旨切責、後鯨卒敗、庚寅、召入爲大司寇、光祿署丞徐性善訾甲長安御史所有需、不應、論徐盜內府財、籍其家、擬大辟、公知其寃、三疏得減等、辛卯夏冢宰闕、廷推公、 上雅重公名、遂拜爲冢宰、公旣掌銓、抑僥倖、拔寒素、正體貌、一如 祖宗朝故事、戒閽者無入中涓書、時 旨下著名用二臣入內閣、公言 廷推舊制、毋壞 祖宗法、 上從之、所推轂海內遺賢、殆盡、壬辰主計、苞苴

經筵所汰黜、卽親故不避、或列臺省有時譽者、亦不顧、已復請旌廉吏示奬勸、未幾、疏用前建言主事饒伸、御史萬國欽、失 上意、有 旨斥選郎王教等、公爲申救、因自引咎、不聽、會有乘此論公者、公稱疾不出、亡何、 詔許歸、時大學士王公家屏、亦以争册立去、兩賢同日出都門、觀者嘖嘖嘆息云、公歸謝謁客、兀坐小室、焚香瀹茗、經旬月不窺庭、丁酉仲冬、得疾、至晦日、命具浴、曰、我將逝、浴已、危坐、暝於正寢、是日海上星隕、大如斗、擊地有聲、亦異已、初公館於陶氏。

夜夢三神畀火器至前曰、祝融將有所儆、以[illegible]任、薄其灾、語畢焰起、公力懇神、霽威曰第及三舍不傷、延也、翼日果爇三楹、嘗渡江遇疾風、舟幾覆、公肅衣冠自訟、須臾若有物曳舟者、泊淺洲免焉、自此戒水族及諸牲、庖無鮮食、生平口不道阿堵、手不親衡石、飯無鑿、衣無綺、篋無餘錢、住居華要、門未入一縑一金、居鄉好行其德義、廪義田歲有加、遇饉必罄家粟爲賑、所識以緩急告者、無不應、梁端肅公材裔孫在南都貧甚、公嘆曰、昔人稱廉吏安可爲、謂此耶、佐之讀

庭于　朝與人交披肝見膈杜機絶檝富平孫公
揚向爲御史論公公曰孫公賢者寧有他吾誼當歸
其言實貝玉成我矣慇懃謝之其後在事遇薦士未嘗
不及孫也卒以大司寇起之御史陳登雲亦嘗論公
壬辰大計公推陳掌河南道言論相懽若無纖介至
於當利害剖邪正遠識高節天下望如麟鳳久而愈
重且信通籍以來六仕六巳强半丘壑未嘗有所攀
附聞天下長者雖素不識面及有夙隙者必亟推轂
不啻口出然終不令其知郡邑政或不宜民或有寃

抑公一聞即切切以告其人或變容而公意氣自若私居無戲言無遽色子弟臧獲化之申申如也訢訢如也平生憐才任事卓非儕輩所敢望蓋公之學上於信心故亟進亟退略無繫吝公之心一於爲國故任嫌任怨不爲雷同可謂凜然古大臣之風節矣

卷十八終

